

身體作為媒介：從淡水有河書店的玻璃詩談起

陳春燕

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

位於淡水河畔的獨立書店「有河 book」，自 2006 年末開店以來，不時邀請詩人在店內面河的落地玻璃窗上寫詩。書店主人除了以照相機拍下詩人抄詩過程，隨後並將影像整理、上傳至書店網站，輔以文字敘述。此外，截至目前，有河曾兩度將玻璃詩集結成冊出版。

除了少數例外，多數詩人在玻璃上抄錄的，都是自己曾經發表過的作品。玻璃詩因此對文字做了多次的媒介（medium）轉換：詩行從印刷版到玻璃，繼而到數位空間，再回到紙頁，走過不同的技術媒介。

但玻璃詩同時也是個多重傳介（mediation）的影像事件：書店主人透過攝影鏡頭所截取的，除了是文字經過手寫後的視覺化過程，也有詩人站在透明玻璃前，疊映著自己的創作，復又疊映淡水天光雲色與街貓的畫面。

有河在文學急遽商品化、詩持續受到忽略的此刻，以獨立書店之姿，護衛文學的空間，具有相當的時代指標。而玻璃詩以攝影鏡頭捕捉人、文學、自然、小鎮、動物相合相承的畫面，更是值得關注的人文訊息。

有河對文學的堅持，顯現於玻璃詩幾乎讓所有事物皆成為文學可能的載體，讓文字轉遞再轉遞，延續再延續：不僅印刷、玻璃、攝影、網路是媒介，身體、風景、動物亦然。本文主張，真正能凸顯玻璃詩基進意義的，不是人與山水景色的相融，而是各式媒介在此對文字的接力傳介，以及這些傳介所產生的主體性外翻（exteriority）效果。這些媒介的物理性（physicality）交相作用之下，不是烘托出一個有機整體，而是暴露每一種媒介各自的界限（limit）。

本文將嘗試以傳介的概念，思考玻璃詩出現在數位科技年代所具有的意義，藉機檢視當代關於文學生產的一些基本命題。「傳介」在此所指的，不再只是關係當中的中間媒介（intermediary），而是關係本身——因為各個媒介透過物理層次特殊性所傳介的，除了是文字信息，更是環繞這些文字所出現的各種具有物質性（materiality）的文學關係。然這個關係性也可能包括「非關係」（non-relations）：詩人的身體與文字、環境、動物之間的交疊並置，在科技媒介（例如玻璃的透明性）效應之下，並不彼此再現、指涉，而是相互鄰近、穿透，甚至消失在彼此（的影像）之間。媒介特殊性所畫出的界限，點出了如同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言，定義人類溝通事件同時延續溝通慾望的「（不）可溝通性」，是溝通的受限條件，卻也有繼續創造溝通的可能。